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

萬事由天莫強求，何須苦苦用機謀。飽三餐飯常知足，得一帆風便可收。

生事事生何日了？害人害人幾時休？

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各自回頭看後頭。

話說國朝自洪武爺開基，傳至萬歷爺，乃第□三代天子。那爺爺聖武神文，英明仁孝，真個朝無倖位，野沒遺賢。

內中單表江西南昌府進賢縣，有一人姓張名權，祖上原是富家，報充了個糧長。那知就這糧長役內壞了人家，把房產陸續弄完。傳到張權父親，已是寸土不存，這役子還不能脫。間壁是個徽州小木匠店。張權幼年終日在那店門首閒看，拿匠人的斧鑿學做，這也是一時戲耍。不想父母因家道貧乏，見兒子沒甚生理，就送他學成這行生意。後來父母亡過，那徽州木匠也年老歸鄉，張權便頂著這店。因做人誠實，盡有主顧，苦掙了幾年，遂娶了個渾家陳氏。夫妻二人將就過日。

怎奈里役還不時纏擾。張權與渾家商議，離了故土，搬至蘇州閶門外皇華亭側邊開個店兒，自起了個別號，去那白粉牆上寫兩行大字，道：「江西張仰亭精造堅固小木傢伙，不誤主顧。」

張權自到蘇州，生意順溜，頗頗得過。卻又踏肩生下兩個兒子。常言道的好：只愁不養，不愁不長。不覺已到七八歲上。送在鄰家一個義學中讀書。大的取名廷秀，小的喚做文秀。這學中共有□來個孩子，只他兩個教著便會。不上幾年，把經書讀的爛熟。看看廷秀長成一□三歲，文秀一□二歲，都生得眉目疏秀，人物軒昂。那時先生教他學做文字，卻就知布局練格，琢句修詞。這張權雖是手藝之人，因見二子勤苦讀書，也有個向上之念。

誰想這年一秋無雨，做了個旱荒，寸草不苗。大戶人家有米的，卻又關倉遏糶。只苦得那些小百姓，若老若幼，餓死無數。官府看不過，開發義倉，賑濟百姓。關支的□無三四，白白的與吏胥做了人家。又發米於各處寺院煮粥救濟貧民，卻又把米侵置，一碗粥中不上幾顆米粒。還有把糠秕木屑攪些在內，凡吃的俱各嘔吐，往往反速其死。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，那知恁般弊竇，有名無實。正是：

任你官清似水，難逃吏滑如油。

且說張權因逢著荒年，只得把兒子歇了學，也教他學做木匠。二子天性聰明，那消幾日，就學會了，且又做得精細，比積年老匠更勝幾分。喜得張權滿面添花。只是木匠便會了，做下傢伙擺在門首，絕無人買。不夠幾時，將平日積下些小本錢，看看摸盡，連衣服都解當來吃在肚裡。

張權心下著忙，與渾家陳氏商議，要尋個所在趁工幾時，度過荒年，再作區處。出去走了幾日，無個安身之地，只得依先在門首磨打傢伙，眼巴巴望個主顧來買。

一日，正當午後，只見一人年紀五□以上，穿著一身綢緞衣服，後邊小廝跟隨，在街上踱將過去。忽擡頭看見張權門首擺列許多傢伙，做得精緻，就停住腳觀看。張權瞧見，便放下手中生活，上前招架道：「員外要甚傢伙？裡面請看。」那人走上階頭，問道：「這些傢伙都是你自己做的麼？」張權道：「盡是小子親手所造。木料又乾又厚，工夫精細，比別家不同。若是作成小子，情願奉讓加一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買倒不要買，問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傢伙麼？」張權道：「這也使得。不知尊府住在何處？要做甚傢伙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家住在專諸巷內天庫前，有名開玉器鋪的王家。要做一副嫁妝，木料盡多，只要做得堅固、精巧。完了嫁妝，還要做些桌椅書櫥等類。你若肯做時，再揀兩個好副手同來。」

張權正要尋恁般所在，這卻不是天賜其便？乃答道：「多承員外下顧，不知還在幾時動手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若有工夫，就是明日做起。」張權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候便了。」說罷，那人作別而去。

你道那人是何等樣人物？原來姓王名憲，積祖豪富，家中有幾□萬家私。傳到他手裡，卻又開起了一個玉器鋪兒，愈加饒裕。人見他有錢，都稱做王員外。那王員外雖然是個富家，做人倒也謙虛忠厚，樂善好施。只是一件，年過五旬，卻沒有子嗣。渾家徐氏，單生兩個女兒。長的喚做瑞姐，二年前已招贅了個女婿趙昂在家；次女玉姐，年方一□四歲，未有姻事，生得人物聰明，姿容端正。王員外夫婦鍾愛猶勝過長女。

那趙昂原是個舊家子弟，王員外與其父是通家好友。因他父母雙亡，王員外念是故人之子，就贅入為婿，又與他納粟入監，指望讀書成器。誰知趙昂一納了監生，就擴而充之起來，把書本撇開，穿著一套闊服，終日在街上搖擺，為人且又奸狡險惡。見王員外沒有兒子，以為自己是個贅婿，這家私恰像板上刊定，是他承受家業，再無人統移的了。遇著個老婆卻又是個不賢慧的班頭，一心只向著老公。見父母喜歡妹子，恐怕也贅個女婿，分了家私，好生妒忌。有《贅婿詩》說得好：

人家贅婿一何痴！異種如何接本枝？兩口未曾沾孝順，一心只想霸家私。

愁深只為防甥舅，積恨兼之妒小姨。半子虛名空受氣，不如安命沒孩兒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張權正愁沒飯吃，今日攬了這樁大生意，心中好生歡喜。到次日起來，備了些柴米在家，吩咐渾家照管門戶，同了兩個兒子，帶了斧鑿鋸子，進了閶門，來到天庫前。見個大玉器鋪子，張權約諒是王家了，立住腳正要問人時，只見王員外從裡邊走將出來。張權即忙上前相見。王員外問道：「有幾個副手？」張權道：「止有兩個在此。」便教兒子過來見了王員外。弟兄兩人將傢伙遞與父親，向前深深作揖。

王員外還了個半禮，見是兩個小廝，便道：「我因要要做好傢伙，故此尋你，怎麼教這小廝家來做？」張權正要開言，廷秀上前道：「員外，自古道：『後生可畏。』年紀雖小，手段卻不小。且試做來看，莫要就輕忽了人。」王員外看見二子人物清秀，又且能言快語，乃問道：「這兩個小廝是你甚人？」張權道：「是小子的兒子。」王員外道：「你倒生得這兩個好兒子！」張權道：「不敢，只愁沒飯吃。」王員外道：「有了恁樣兒子，愁甚沒飯吃！隨我到裡邊來。」

當下父子三人一齊跟進大廳。王員外喚家人王進開了一間房子，搬出木料，交與張權，吩咐了樣式。父子三人量畫定了，動起斧鋸，手忙腳亂，直做到晚。吃了夜飯，又討些燈火，做起夜作。半夜方睡。

一連做了五日，成了幾件傢伙，請王員外來看。王員外逐件仔細一觀，連聲喝采道：「果然做得精巧！」他把傢伙看了一回，又看張權兒子一回。見他弟兄兩個，只顧做生活，頭也不擡，不覺觸動無子之念，嘿然傷感。走入裡邊，坐在房中一個牆角裡，兩個眉頭蹙做一堆，骨嘟了嘴，口也不開。

渾家徐氏看見恁般模樣，連問幾聲，也不答應。急走到外邊來，問：「員外適才與誰惹氣？」都說：「才看了新做的傢伙進來，並不曾與甚人惹氣。」

徐氏問明白了，又走到房裡。見丈夫依舊如此悶坐，乃上前道：「員外，家中吃的儘有，穿的儘有，雖沒有萬貫家私，也算做是個財主。況今年紀五□之外，便日日快活，到八□歲也不上三□年了。著甚要緊，恁般煩惱！」

王員外道：「媽媽，正為後頭日子短了，因此煩惱。你想我辛勤了半世，掙得這些少家私，卻不曾生得個兒子，傳授與他，接紹香煙。就是有兩個女兒，縱養他一百來歲，終是別人家媳婦，與我毫無相干。譬如瑞姐，自與他做親之後，一心只對著丈夫，把你我便撇在腦後，何嘗牽掛父母，著些疼熱！反不如張木匠是個手藝之人，看他年紀還小我□來年，倒生得兩個好兒子，一個個眉清目秀，齒白脣紅。且又聰明勤謹，父子恩恩愛愛，不教而善。適才完了幾件傢伙，□分精巧。便是積年老手段，也做他不過。只可惜落在他家，做了木匠。若我得了這樣一個兒子，就請個先生教他讀書，怕不是聯科及第，光耀祖宗。」

徐氏見丈夫煩惱，便解慰道：「員外，這也不難！常言道：『著意栽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。』既張木匠兒子恁般聰明俊秀，何不與他說，承繼一個，豈不是無子而有子？」王員外聞言，心中歡喜道：「媽媽所見極是！但不知他可肯哩？」當夜無話。

到次日飯後，王員外走到廳上，張權上前說道：「員外，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裡，相求員外借些工錢，買辦柴米，安頓了敞房，明日早來。」王員外道：「這個易處！我有句話兒問你。」張權道：「不知員外有甚吩咐？」王員外道：「兩位令郎今年幾歲？叫甚名字？」張權道：「大的名廷秀，年□四歲了；小的名文秀，年□二歲了。」王員外道：「可識字麼？」張權道：「也曾讀過幾年書。只為讀書不起，就住了，字倒也識的。」王員外道：「我意欲承繼大令郎為子，做個親家往來，你可肯麼？」張權道：「員外休得取笑！小子乃手藝之人，怎敢仰攀宅上！就是小兒也沒有恁樣福分。」王員外道：「何出此言！貧富那個是骨裡帶來的？你若肯時，就擇個吉日過門。我便請個先生教他。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了。」

張權見王員外認真要過繼他兒子，滿面堆起笑來道：「既承員外提拔小兒，小子怎敢固辭。今晚且同回去，與敞房說知。待員外擇日過門罷。」王員外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進來回覆了徐氏，取出一兩銀子工錢，付與張權。到晚上領著二子，作別回家。

陳氏接著，張權把王員外要過繼兒子一事，與渾家說知。夫妻歡天喜地。就是廷秀見說要請先生教他讀書，也甚欲得。

話休絮煩。王員外揀了吉日，做下一身新衣，送來穿著。張權將廷秀打扮起來，真個人是衣妝，佛是金妝，廷秀穿了一身華麗衣服，比前愈加丰采，全不像貧家之子。當下廷秀拜別母親，作辭兄弟。陳氏又將好言訓誨，教他孝順親熱，謙恭下氣。廷秀唯唯。雖然不是長別，母子未免流淚。

張權親自送到王家。只見廳上大排著筵席，親朋滿座。見說到了，盡來迎接。到廳與眾親戚作揖過了，先引到拜過家廟，然後請王員外夫婦到廳上坐下，廷秀上前四跪八拜，又與趙昂夫婦對拜，又到裡邊與玉姐相見。其餘內外男女親戚，一一拜見已畢，入席飲酒。就改名王廷秀。與玉姐兩下同年，因小兩個月，排行三官。廷秀在席上謙恭揖讓，禮數甚周，親友無不稱讚。內中止有趙昂夫婦心中不悅。當日大吹大擂，鼓樂喧天，直至更餘而散。

次日，張權同著次子來謝過了王員外，依舊到大廳上去做生活。王員外數日內便聘了個先生到家，又對張權說道：「二令郎這樣青年美質，豈可將他埋沒，何不教他同廷秀一齊讀書，就在這裡吃現成茶飯？」張權道：「只是又來相擾，小子心上不安。」王員外道：「如今已是一家，何出此言！」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讀書。張權另叫副手相幫，不題。

且說文秀弟兄棄書原不多時，都還記得。那先生見二子聰明，盡心指教。一年之間，三場俱通。此時王員外傢伙已是做完，張權趁了若干工銀。王員外分外又資助些銀兩，依舊在家開店過日。

雖然將上不足，也是比下有餘。

且說王員外次女玉姐，年已一□五歲，未有親事，做媒的絡繹不絕。王員外因是愛女，要擇個有才貌的女婿，不知說過多少人家，再沒有中意的。看見廷秀勤謹讀書，倒有心就要把他為婿。還恐不能成就，私下詢問先生。先生極口稱讚二子文章，必然是個大器。王員外見先生讚得太過，只道是面諛之詞，反放心不下。即討幾篇文字，送與相識老學觀看。所言與先生相合。心下喜歡，來對渾家商議。徐氏也愛廷秀人材出眾，又肯讀書，一力攬掇。王員外主意已定，央族弟王三叔往張家為媒。

王三叔得了言語，一逕來到張家，把王員外要贅廷秀為婿的話，說與張權。張權推托門戶不當，不肯應承。王三叔道：「此是家兄因愛令郎才貌，異日定有些好處，故此情願。又非你去求他，何必推辭。」張權方才依允。王三叔回覆了王員外，便去擇選吉日行聘。不題。

單表趙昂夫妻初時見王員外承繼張廷秀為子，又請先生教他讀書，心中已是不樂，只好來阻擋。今日見說要將玉姐贅他為婿，愈加妒忌。夫妻兩個商議了一番，要來攔阻這事。

當下趙昂先走入來見王員外道：「有句話兒，本不該小婿多口。只是既在此間，事同一體，不得不說。又恐說時，反要招怪。不敢啟齒。」王員外道：「我有甚差誤處，得你點撥，乃是正理，怎麼怪你！」趙昂道：「便是小婿的親事。向來有多少名門巨族求親，岳父都不應承。如何卻要配與三官？我想他是個小戶出身，岳父承繼在家，不過是個養子，原不算□分正經，無人議論。今若贅做女婿，豈不被人笑話！」王員外笑道：「賢婿，這事不勞你過憂，我自自有主見在此。常言道：『會嫁嫁對頭，不會嫁嫁門樓。』我為這親事，不知揀過多少子弟，並沒有一個入眼。他雖是小家子出身，生得相貌堂堂，人材出眾，況且又肯讀書，做的文字人人都稱讚，說他定有科甲之分。放著恁般目知眼見的倒不嫁，難道倒在那些酒包飯袋裡去搜覓？若揀個好的，也還有指望。倘一時沒眼色，配著個不僧不俗、如醉如痴的蠢材，豈不反誤了終身！如今縱有人笑話，不過是一時。倘後來有些好處，方見我有先見之明。」

趙昂聽說，呵呵的笑道：「若論他相貌，也還有幾分可聽。若說他會做文字，人人稱揚，這便差了。且不要論別處，只這蘇州城內有無數高才飽學，朝吟暮讀，受盡了燈窗之苦，尚不能夠飛黃騰達。他纔開荒田，讀得年把書，就要想中舉人進士？岳父，你且想，每科普天下只中得三百個進士，就如篩眼裡隔出來一般，如何把來看的恁般容易？這些稱讚文字的，皆欺你不曉得其中道理。見你這般認真，不好敗興，把湊趣的話兒哄你。如何便信以為實！」

王員外正要開言，旁邊轉出瑞姐，道：「爹爹，憑著我們這樣人家，妹子恁般容貌，怕沒有門當戶對人家來對親，卻與這木匠的兒子為妻？豈不玷辱門風，被人恥笑！據我看起來，這斧頭鋸子，便是他的本等，曉得文字怎麼樣做的！我妹子做了匠人的妻子，有甚好處！後來怎好與他往來？」王員外見說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他既為了我的子婿，傳授這些家私。縱然讀書不成，就坐吃到老，也還有餘。那兒得原做木匠，與你不好相往！我看起來，他目下雖窮，後來只怕你還趕他腳跟不上哩。那個要你管這樣閒事，可不扯淡麼！」一頭說，便望裡邊而走。羞得趙昂夫妻滿面通紅，連聲道：「干我甚事！只為他面上不好看，故此好言相勸，何消如此發怒！只怕後來懊悔，想我們今日的說話便遲了！」

王員外也不理他，直至房中，怒氣不息。徐氏看見，便問道：「甚事氣得恁般模樣？」王員外把適來之事備細說知。徐氏也好生不悅。王員外因趙昂奚落廷秀，心中不忿，務要與他爭氣，倒把行聘的事擱起，收拾五百兩銀子，將拜匣盛了，教一個心腹的家人拿著，自己悄悄送與張權，教他置買一所房子，棄了木匠行業，另開別店，然後擇日行聘。張權夫妻見王員外恁般慷慨，千恩萬謝，感激不盡。

自古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張權正要尋覓大房，不想左間壁一個大布店，情願連店連房出脫與人，卻不是一事兩便。張權貪他現成，忍貴頂了這店，開張起來。又討一房家人、一個養娘，家中置備得□分次第。

然後王員外選日行聘，大開筵席，廣請親朋。雖是廷秀行聘，卻又不放回家。只有趙昂自覺沒趣，躲了出去。瑞姐也坐在房裡，不肯出來。因是贅婿，倒是王員外送聘，張權回禮。諸色豐盛，鄰里無不喝采。

自此之後，張權店中日盛一日，挨擠不開，又僱了個伙計相幫。大凡人最是勢利，見張權恁般熱鬧，把張木匠三字撇過一邊，盡稱為張仰亭。正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鐵也增光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趙昂自那日被王員外搶白了，把怒氣都遷到張家父子身上。又見張權買房開店，料道是丈人暗地與他的銀子，越加忿怒，成了個不解之仇。思量要謀害他父子性命，獨併王員外家私，只是沒有下手之處，乃與老婆商議。那婆娘道：「不難！我有個妙策在此，教他有口難分，死於獄底。」

趙昂滿心歡喜，請問他良策。那婆娘道：「誰不曉得張權是個窮木匠。今驟然買了房子，開張大店，只有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將銀子買的。那些鄰里如何知得，心下定然疑惑。如今老厭物要親解白糧到京，趁他起身去後，拚幾□兩銀子買囑捕人，教強盜扳他同夥打劫，窩頓贓物在家。就拘鄰里審時，料必實說：『當初其實窮的，不知如何驟富。』合了強盜的言語。這個死罪如何逃得

過去！房產家私，必然入官變賣。那時老馱物已不在家，他又是異鄉之人，又無親族，誰人去照管。這條性命，決無活理！等張木匠死了，慢慢用軟計在老馱物面前冷丟，攬張廷秀出門。再尋個計策，做成圈套，裝在玉姐名下，只說與人有好。老馱物是直性的人，聽得了恁樣話，自然逼他上路。去了這個禍根，還有甚人來分得我家的東西！」趙昂見說，連連稱妙，只等王員外起身解纜，便來動手。

且說王員外因田產廣多，點了個白糧解戶。欲要包與人去，恐不了事，只得親往。隨便帶些玉器，到京發賣，一舉兩得。遂將家中事體料理停當，即日起身。吩咐廷秀用心讀書，又教渾家好生看待。大凡人結交富家，自然有許多的禮數。像王員外這般遠行，少不得親戚都要餞送，有好幾日酒席。那張權一來是大恩人，二來又是新親家，一發理之當然，自不必說。到臨行這日，張權父子三人直送至船上而別。

卻說趙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後，要尋捕人陷害張權，卻又沒有個熟腳，問兀誰好？忽地思量起來：「幼時有個同窗楊洪，聞得現今充當捕人，何不去投他？但不知在哪裡住。」暗想道：「且走到府前去訪問，料必有人曉得。」即與老婆要了五兩銀子，打做一包，又取了些散碎銀兩，忙忙的走到府門口。只見做公的，東一堆，西一簇，好生熱鬧。

趙昂有事在身，無心觀看，向一個年老公差，舉一舉手道：「上下可曉得巡捕楊洪住在何處？」那公差答道：「可是楊黑心麼？他住在烏鵲橋巷內，方纔走進總捕廳裡去了。」趙昂謝聲：「承教了。」飛向總捕廳衙前來看。

只見楊洪從裡邊走出。趙昂上前迎住拱手道：「有一件事，特來相求。屈兄行一步。」楊洪道：「有甚見諭，就此說也不妨。」趙昂道：「這裡不是說話之處。」兩下廝挽著出了府門，到一個酒店中，揀副僻靜座頭坐下。敘了些疏闊寒溫。酒保將酒果暖飯擺來。兩人吃了一回，趙昂開言低低道：「此來相煩，不為別事。因有個仇家，欲要在兄身上，吩咐個強盜扳他，了其性命，出這口惡氣。」便摸出銀子來，放在桌上，把包攤開道：「白銀五兩，先送與兄。事就之日，再送五兩，湊成一百。千萬不要推托。」

自古道：「公人見錢，猶如蒼蠅見血。」那楊洪見了雪白的一大包銀子，怎不動火！連叫：「且收過了說話。恐被人看見，不當穩便。」趙昂依舊包好，放在半邊。楊洪道：「且說那仇家是何等樣人？姓甚名誰？有甚家事？拿了時，可有親丁出來打官司告狀的麼？」趙昂道：「他名叫張權，江西小木匠出身，住在閩門皇華亭側。舊時原是個窮漢，近日得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錢財，買起一所大房，開張布店。只有兩個兒子，都還是黃毛小廝。此外更無別人，不消慮得。」

楊洪道：「這樣不打緊！前日剛拿五個強盜，是打劫龐縣丞的。因總捕侯爺公出，尚未到官。待我吩咐了，叫他當堂招出，包你穩穩問他個死罪。那時就獄中結果他性命，如翻掌之易了。」那趙昂深深的作揖道：「全仗老兄著力！正數之外，另自有報。」楊洪道：「我與尊相從小相知，怎說恁樣客話！」把銀子袖過。兩下又吃了一大回酒，起身會鈔。臨出店門，趙昂又千叮萬囑。楊洪道：「不須多話，包你妥當！」拱拱手，原向府內去了。趙昂回到家裡，把上項事說與老婆知道。兩人暗自歡喜。

且說楊洪得了銀子，也不通伙計得知，到衙前完了些公事，回到家中，將銀交與老婆藏好，便去買些魚肉安排起來。又打一大壺酒，燙得滾熱，又煮一大鍋飯。收拾停當，把中門閉上，走到後邊，將匙鑰開了厝房。那五個強盜見他進門，只道又來拷打，都慌張了，口中只是哀告。楊洪笑道：「我豈是要打你！只為我們這些伙計，見我不動手，只道有甚私弊，故此不得不依他們轉動。兩日見你眾人吃這些痛苦，心中好生不忍。今日趁伙計都不在此，特買些酒肉與你們將息一日，好去見官。」那些強盜見說不去打他，反有酒肉來吃，喜出望外，一個個千恩萬謝。須臾搬進，擺做一臺。卻是每人一碗肉，一碗魚，一大碗酒，兩大碗飯。

楊洪先將一名開了鐵鏈，放他飲啖。那強盜連日沒有酒肉到口，又受了許多痛苦，一見了，猶如餓虎見羊，不勾大嚼，頃刻吃個乾淨。吃完了，依舊鎖好。又放一個起來。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。不一時輪流都吃遍了。

楊洪收過傢伙，又走進來問道：「你們曾偷過閩門外開布店張木匠張權的東西麼？」都道：「沒有。」楊洪道：「既沒有，為何曉得你們事露，連日叫人來叮囑，要快些了你們性命？你們各自去想一想，或者有些甚麼冤仇？」眾強盜真個各去胡思亂想。內中一個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三月前我曾在閩門外一個布店買布，為爭等子頭上起，被我痛罵了一場。想是他懷恨在心，故此要來傷我們性命。」楊洪便趁勢道：「這等，不消說起是了。但不過是件小事，怎麼就要害許多人的性命？那人心腸卻也太狠！」眾強盜見說，一個個咬牙切齒。

楊洪道：「你們要報仇，有甚難處！明日解審時，當堂招他是個同夥，一向打劫的贓物，都窩在他家。況他又是驢發，咬實了，必然難脫，卻教他陪你吃苦。況他家中有錢，也落得他使用。」又說道：「切不要就招，待拷問到後邊，眾口一詞招出，方像真的。」眾人俱各歡喜，道：「還是楊阿叔有見識。」楊洪又說了他出身細底，又吩咐莫與伙計們得知：「他們通得了錢，都是一路。」眾強盜牢記在心。楊洪見事已諧，心中歡喜，依舊將門鎖好。又來到府前打聽，侯同知晚上回府，便會同了眾捕快，次日解官。有詩為證：

只因強盜設捕人，誰知捕人賽強盜！

買放真盜扳平民，官法縱免幽亦報。

次早，眾捕快都至楊洪家裡，寫了一張解呈，拿了贓物，帶著這班強盜，來到總捕廳前伺候。不多時，侯爺升堂。楊洪同眾捕快將強盜解進，跪在廳前，把解呈遞上，稟道：「前日在平望地方，擒獲強盜一起五名，正是打劫龐縣丞的真贓真盜，解在臺下。」

侯爺將解呈看了，五個強盜，都有姓名：計文、吉適、袁良、段文、陶三虎。點過了名，又將贓物逐一點明，不多甚麼東西，便問捕快道：「聞得龐縣丞貪食污，囊橐甚多，俱被劫去，如何只有這幾件粗重東西？其餘的都在哪裡？」眾捕快稟道：「小的們所獲，只有這幾件，此外並沒有了。或者他們還窩在那處。老爺審問便知。」侯爺喚上強盜問道：「你一班共有幾人？做過幾年？打劫多少人家？贓物都窩頓在何處？從實細說，饒你刑罰！」那強盜一一招稱，只有五個，並無別人。劫過東西，俱已花費，止存這些，餘外更沒有窩頓所在。

侯爺大怒，討過夾棍，一齊夾起。才套得上，都喊道：「還有幾名，都已逃散，只有一個江西木匠張權，住在閩門外邊，向來打劫銀兩都窩在他家。如今見開布店。」侯爺見異口同聲，認為實，連忙起籤，差原捕楊洪等，押著兩名強盜作眼，同去擒拿張權起贓連解。那三名鎖在庭柱上，等解到同審。侯爺再理別事。

且說楊洪同眾人押著強盜，一逕望閩門而去。趙昂也在府前打聽，看見楊洪，已知事妥。自己躲過一邊，卻教手下人遠遠跑去，看其動靜。

楊洪到了張權門首，立住腳道：「這裡是了。」只見張權在店中做生意，擠著許多主顧，打發不開。楊洪分開眾人，托地跳進店裡，將鏈子望張權頸上便套。張權叫聲：「阿呀！卻是為何？」楊洪伸開手，兩個大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強盜！還要問甚？你打劫許多東西，在家好快活，卻帶累我們，不時比捕！」張權連聲叫苦道：「這是哪裡說起！」正要分辨時，眾捕人押著強盜，望裡邊去了。楊洪恐怕眾人揀好東西藏過，忙將張權鎖好，又取出鐵柵上了，也牽入裡面起贓。那時驚得一家無處躲避。門前買布的，與夥計討了銀錢，自往別處去買。看的人擁做一屋。眾捕快將一應細軟，都搜括出來，只揀銀兩衣飾，各自溜過，其餘打起幾個大包，連店中布匹，盡情收拾。

張權夫妻抱頭大哭道：「不知這場橫禍哪裡飛來！」兩下分捨不得。捕人上前拆開，牽著便走。那些鄰里不曉得的，認為真，便道：「我說他一向家事不濟，如何忽地買起房屋，開這樣大鋪子？又與兒子定親。只道他掘了藏，原來卻做了這行生意，故此有錢。」

有幾個相識曉得些的，與他分割說：「是個好人！這些東西，是親家王員外扶持的。不知為甚被人扳害？」眾人哪裡肯信。一

路上說好說歹，不止一個，都跟來看。

且說楊洪一班押張權到了府中，侯爺在堂立等回話。解將進去跪下，把東西放做一堂。楊洪稟道：「張權拿到了。」侯爺教放下柱上三個強盜同審，又將東西逐一驗過。張權上前泣訴道：「爺爺，小人是個良民，從來與這班人不曾識面，何嘗與他同盜？其實是霹空陷害，望爺爺超拔！」侯爺喝道：「既不曾同盜；這些贓物哪裡來的？」張權道：「這東西是小人自己掙的，並非贓物。」乃對眾強盜道：「我從不曾認得你們，有甚冤仇，今日害我？」眾強盜道：「我們本不欲招你出來，只因熬刑不過，一時招出。你也承認罷，省得受那痛苦！」

張權高聲叫屈道：「你這些千刀萬剮的強盜，得了哪個錢財，卻來害我！」眾強盜道：「張權，仁心天理，打劫龐縣丞，是你起的禍根。其地雖不曾同去，拿來的東西俱放在你家營運，如何賴得？」張權又稟道：「爺爺，小人住在此地，將有二□年了，並不曾與人角口一番，怎敢為此等犯法之事！若有此情，必然搬向隱僻所在去了，豈敢還在鬧市上開店？爺爺不信，可拘四鄰地方來問，便知小人平素。」

侯爺見他苦苦折辯不招，對眾強盜道：「你這班人，想必把真強盜隱匿，陷害平人。」教都夾起來。眾皂隸一齊向前動手，夾得五個強盜殺豬般叫喊，只是一口咬定張權是個同夥，不肯改口，又道：「爺爺，他是小木匠，那個不曉得是個窮漢，如何驟然置買房屋，開起怎樣大布店來？只這個就明白了。」侯爺道：「是。你是個窮木匠，為何忽地驟富？這個須沒得辯！」喝教也夾起來。張權上前再三分辨，是親家王員外扶持的銀子。侯爺哪裡肯聽。可憐張權何嘗經此痛苦，今日上了夾棍，又加一百杠子，死而復蘇。熬煉不過，只得枉招。侯爺見已招承，即放了夾棍，各打四□毛板，將招錄做實，依律都擬斬罪。贓物貯庫。張權房屋家私，盡行變賣入官。畫供已畢，上了腳鐐手杻，發下司獄司監禁。連夜備文申報上司。正是：

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陳氏見丈夫拿去，哭死在地，虧養娘救醒。便教家人夥計隨去看個下落，順便報與二子。廷秀弟兄正在書院讀書，見報父親被強盜攀了，嚇得魂飛魄散。撇下書本，帶跌而奔。先生也隨將來看。裡邊徐氏曉得，連忙教幾個家人探聽。

廷秀弟兄，隨了家人，趕到府中，父親已是解進衙門。立在外邊打探。聽得辯了半日，也上夾棍。著了急，便要望裡邊去稟。被先生一把扯住，道：「你若進去，也被粘住身了，那個出頭去辯冤？」二子見先生之言有理，便住了腳。聽父親來得聲音淒慘，都叫起屈來，被把門人驅逐出外邊。

少頃，見兩個人扶著父親出來，兩眼閉著，半死半活，又曉得問實斬罪，上前抱住，放聲大哭。一個字也說不出。張權耳內聞得兒子聲音，方才掙眼一看，淚如珠湧，欲待吩咐幾聲，被楊洪走上前，一手推開廷秀，扶挾而行，腳不點地，直至司獄司前，交與禁子，開了監門，挾將進去。廷秀弟兄，欲待也跟人去。禁子哪裡肯容，連忙將監門閉上。

可憐二子哭倒在地。那先生同夥計家人，隨後也到，將廷秀扶起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哭亦無益，且回家去，再作區處。」二子無奈，只得收淚，對禁子道：「列位大叔在上，可憐老父是含冤負屈之人，凡事全仗照管，自當重報。」禁子道：「小官人，常言道：『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』做公的買賣，千錢賒不如八百現。我們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，也不想甚重報。有，便如今就送與我們，凡事自然看顧一分；若沒有，也便罷了，決無人來催討。那遠話兒且請收著，等你不及。」廷秀道：「今日不曾準備在此，明早即來相懇。」禁子道：「既恁樣，放心請回，我們自理會得。」

廷秀弟兄同眾人轉來，也不到丈人家裡，一逕出閭門，去看母親。走到門首，只見侯同知已差人將房子鎖閉，兩條封皮，交叉封著。陳氏同養娘都在門首啼哭。一見兒子到來，相抱而哭。真個是痛上加痛，悲中轉悲。旁邊看的人，無不垂淚稱冤。那夥計並家人，見恁般光景，也不相顧，各自去尋活路。母子計議，無處投奔。只得回到丈人家裡暫住，再作區處。

到了王員外門口，廷秀先進去報知。徐氏與女兒出來迎接。相見已罷，請入房裡。那時趙昂已往楊洪家去探聽。瑞姐曉得，也來相見。廷秀母子，將前項事情哭訴一番，徐氏也覺慘傷，玉姐暗自流淚，只有瑞姐暗中歡喜，假意勸慰。

當晚徐氏準備酒餚款待。陳氏水米不沾，一味悲泣。徐氏解勸不止。

到次日，廷秀與母親商議，要牢中去看父親，說：「昨日已許了禁子東西。如今一無所有，如何是好！」正沒做理會，徐氏走來，知得，便去取出□兩銀子，遞與廷秀道：「你且先將去用，若少時，再對我說。等你父親回家，就易處了。」陳氏謝道：「屢承親家厚恩，無門再報！今日又來累及親家損鈔，今生不能相報，死當銜結以報大恩！」徐氏道：「說哪裡話！親翁在患難之際，員外又不在家，不能分憂。些小東西，何足為謝！」

當下弟兄二人，將銀留了八兩，把二兩封好，央先生同到司獄司前，送與禁子。禁子嫌少。又增了一兩，方才放二人進去。先生自在外邊等候。

禁子引二子來到後監，見父親倒在一個壁角邊亂草之上，兩腿皮開肉綻，腳鐐手杻，緊緊鎖牢，奄奄止存一息。二子一見，猶如亂箭攢心，放聲號哭，奔向前來，叫聲：「爹爹，孩兒在此！」把他扶將起來。那張權睜開眼見了兒子，嗚嗚的哭道：「兒，莫不是與你夢中相會麼？」廷秀說：「爹爹，哪裡說起！降著這場橫禍！到此地位，如何是好？」張權撫著二子道：「我的兒，做爹的為了一世善人，不想受此惡報，死於獄底。我死也罷了，只是受了王員外厚恩，未曾報得，不能瞑目！你們後來倘有成人之日，勿要忘了此人。」廷秀道：「爹爹，且寬心將養身子，待孩兒拚命往上司衙門訴冤，務必救爹爹出去。」張權搖著手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如今乃是強盜當堂扳實，並不知何人誣陷，去告誰好？況侯同知見任在此。就准下來，他們官官相護，必不自翻招，反受一場苦楚。況你年紀幼小，有甚力量幹此大事？我受刑已重，料必不久。也別沒甚話吩咐，只有你母親，早晚好好伏侍，即如與我一樣。用心去讀書，倘有好日，與爹爹爭口氣罷。」說罷，父子又哭。

冤情說到傷心處，鐵石人聞也斷腸。

旁邊有一人名喚種義，昔年因路見不平，打死人命，問絞在監。見他父子如此哭泣，心中甚不過意，便道：「你們父子且勿悲啼。我種義平生熱腸仗義，故此遭了人命。昨日見你進來，只道真是強盜，不在心上。誰想有此冤枉！我種義豈忍坐視！二位小官人放心回去讀書。今後令尊早晚酒食，我自支持，不必送來。棒瘡目下雖凶，料必不至傷身。其餘監中一應使用，有我在，量他決不敢來要你銀子。等待新按院按臨，那時去伸冤，必然有個生路。」廷秀弟兄聽說，連忙叩拜道：「多蒙義士厚意。老父倘有出頭之日，決不忘報！」種義扶起道：「不要拜謝！且扶令尊到我房中去歇息。」二子便去攙張權起來。張權腿上疼痛，二子年幼力弱，哪裡掙扎得起。種義忍不住，自己揎拳裸袖，向前扶起，慢慢的逐步捱到前邊種義房中。就教他睡在自己床鋪上，取出棒瘡膏，與張權貼好。廷秀見有倚靠，略略心寬，取出二兩銀子，送與種義，為盤纏之費。種義初時不肯受，廷秀弟兄再三哀懇，方才受了。父子留戀不忍分離。怎奈天色漸晚，禁子催促，只得含淚而別。出了監門，尋著先生，取路回家。

廷秀弟兄一路商議：「母親住在王家，終不穩便。不若就司獄司左近賃間房子居住，早晚照管父親，卻又便當。」計議已定，到家與母親說知。次日將餘下的銀兩，賃下兩間房屋，置辦幾件日用傢伙。廷秀告知徐氏，說：「母親自要去住。」徐氏與玉姐苦留不住，只得差人相送，又贈些銀米禮物。陳氏同二子領著養娘，進了新房。自到牢中看覷丈夫。相見之間，哀苦自不必說。弟兄二人住過三四日，依原來到王家讀書。終是掛念父親，不時出入，把學業都荒疏了。

不說廷秀。且說趙昂自從陷害張權之後，又與妻子計較，要撻廷秀出門。那婆娘道：「要他出門，也甚容易。只要多費幾兩銀子。」趙昂道：「有甚妙計？你且說來，便費幾兩銀子，也是甘心的。」那婆娘道：「要他出去，除非將家中大小男女都把銀子買囑停當。等父親回時，七張八嘴，都說廷秀偷東西在外闖賭。他見眾人說話相同，自然半信半疑。那時我與你再把冷話去激發，必定趕他出門。待廷秀去後，且再算計玉姐。」趙昂依著老婆，把銀子買囑家中婢僕。這些小人，那知禮義，見了銀子，誰不依允。

不則一日，王憲京中解糧回家，合家大小都來相見；惟有廷秀因母親有病，歸家探看，不在眼前。那時文秀已是久住在家，伏

侍母親，不在話下。王員外便問：「三官如何不見？」眾人俱推不知。徐氏方接過口來，把張權被人陷害前後事情，細說一遍，又道：「想他看候父親去了。」王員外聞言，心中驚訝。

少頃，廷秀歸來相見。王員外又細詢他父親之事。廷秀哭訴一番，哀求搭救。王員外道：「你自去讀書，待我心定了，與你計較這事。」廷秀拜謝，自歸書房。到次日早上，記掛母親，也不與先生說知，又回去候問。不想王員外一起身，便來拜望先生，又不見了廷秀，問先生時，說清早出外去了。王員外心中便有幾分不喜。與先生敘了些閒闊之情，查點廷秀功課，卻又稀少。先生怕主人見怪，便道：「令郎自從令親家被陷之後，不時往來看觀，學業也荒疏了。」王員外見說廢了功課，愈加不樂。別了先生，走到外邊。見書童進來，便問道：「可曉得三官哪裡去了？」那書童已得過趙昂銀子，一見家主問時，便答道：「三官這一向不時在外闖賭，整幾夜不回。」王員外似信不信。喝退書童，心中疑惑，又去訪問家中童僕，都是一般言語。

古語道得好：「眾口鑠金，積毀銷骨。」王員外平日極是愛惜廷秀，被眾人讒言一說，即信以為真，暗暗懊悔道：「當初指望他讀書成人，做了這事。不想張權問罪在牢，其中真假未知。他又不學長俊，闖賭兼全，後來豈不誤了女兒終身？昔年趙昂和瑞姐曾來勸諫，只為一時之惑，反將他來嗔責。如今卻應了他們口嘴，如何是好！」委決不下，在廳中團團走轉。

那時這些奴僕，都將家主訪問之事，報與趙昂。趙昂大喜，已知計中八九，到外邊來打探。恰好遇著丈人，不等王員外開口，便道：「小婿今日又有一句話要說。只恐岳父又要見怪，不好說得。」王員外道：「往事休題！你說，如今有甚事情？」

趙昂道：「從岳父去後，張木匠做了強盜，問成死罪在牢。小婿初時，還只道是被人誣陷。據他鄰里說來，卻真有這事。況且三官趁岳父不在家中，日逐以看父為由，留戀闖賭。親鄰曉得的，無不議論岳父：『扳個強盜親家，招個敗家女婿。』連小婿也無顏見人。當初若聽了小婿之言，決無有今日之事！」

起初王員外已有八九分不悅，又被趙昂這班言語一說，湊成一□二分，氣得啞口無言。沉吟半晌，方才道：「當初是我一時見不到，錯怪了你！成就這事，如今懊悔無及！」趙昂便道：「依小婿之見，尚有挽回。」王員外忙問道：「你且說怎地可以挽回？」趙昂道：「若是畢姻過了，這便無可奈何。如今幸喜未曾成親，岳父何不等廷秀回家，責罵一場，驅逐出門，一面速央媒妁尋個門當戶對人家，將玉姐嫁去。他年紀又小，又無親族，何人與他理論這事！設或告到官司，見已婚配，必無斷與之理。況且是強盜之子，官府自然又當別論。是恁般，還不被人笑話。若不聽小婿之言，後來使玉姐身無所依，出乖露醜，玷辱門風，那時懊悔，卻不遲了？」

王員外若是個有主意的，還該往別處訪問個的確，也不做了有始無終薄幸之人。只因他是個直性漢子，不曾轉這念頭，遂聽信了趙昂言語，點頭道是。曉得渾家平昔喜歡廷秀，恐怕攔阻，也不到後邊與他說知，同趙昂坐在廳中，專等廷秀回來不題。

且說廷秀到家，見過母親，也恐丈人尋問，急急就回家。到廳前見丈人與趙昂坐著說話，便上前作揖。王憲也不回禮，變著臉問道：「你不在學中讀書，卻到何處去遊蕩？」廷秀看見詞色不善，心中驚駭。答道：「因母親有病，回去探看。」王員外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且問你：自我去後，做有多少功課？可將來看。」廷秀道：「只為爹爹被陷，終日奔走，不曾□分讀書，功課甚少。」王員外怒道：「當初指望你讀書有些好處，故此不計貧富，養你為子，又聘你為婿。那知你家是個不良之人，做下這般勾當，玷辱我家。你這畜生，又不學好，乘我出外，終日遊蕩闖賭，被人取笑！我的女兒從小嬌養起來，若嫁你怎樣無籍，有甚出頭日子！這裡不是你安身之處，快快出門，饒你一頓孤拐。若再遲延，我就要打了。」那些童僕，看見家主盤問這事，恐怕叫來對證，都四散走開。

廷秀見丈人忽地心變，心中苦楚，哭倒在地道：「孩兒父子蒙爹爹大恩，正圖報效，不幸被人誣陷，懸望爹爹歸家救拔。不知何人嗔怪孩兒，搬鬥是非，離間我父子。孩兒倘有不到之處，但憑責罰，死而無怨。若要孩兒出門，這是斷然不去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哭，好不淒慘。趙昂恐丈人回心轉來，便襯道：「三官，只是你不該這樣沒正經，如今哭也遲了。」廷秀道：「我何嘗幹這等勾當，卻憑空生造！」

趙昂道：「這話一發差了。那個與你有讐，造言謗你？況岳父又不是肯聽是非的。必定做下一遭兩次，露人眼目。如今岳父察曉的實，方才著惱，怎麼反歸怨別人？」廷秀道：「有那個看見的，須叫他來對證！」王員外罵道：「畜生！若要不知，除非不為。你在外胡行，那個不曉得，尚要抵賴。」便搶過一根棒子，劈頭就打道：「畜生，還不快走！」

廷秀反向前抱住痛哭道：「爹爹，就打死也決不去的。」趙昂急忙扯問道：「三官，岳父是這樣執性的，你且依他暫去，待氣平了，少不得又要想你，那時卻不原是父子翁婿。如今正在氣惱上，你便哭死，料必不聽。」

廷秀見丈人聲勢凶狠，趙昂又從旁尖言冷語幫扶，心中明白是他攔阻，料道安身不住，乃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拜謝了母親去罷。」王員外哪裡肯容，連先生也不許他見。趙昂推著廷秀背上，往外面走，道：「三官，你怎麼恁樣不識氣，只要見岳母做甚？」將他推出大門而去，正是：

人情若比初相識，到底終無怨恨心。

且說徐氏在裡面聽得堂中喧嚷哭泣，只道王員外打小廝們，哪裡想到廷秀身上，故此不在其意。童僕們也沒一個露些聲息。到午後聞得先生也打發去了，心中有些疑惑，問眾家人，都推不知。至晚，王員外進房，詢問其故，才曉得廷秀被人搬了是非趕逐去了。徐氏再三與他分解，勸員外原收留回來。怎奈王員外被讒言蠱惑，立意不肯，反道徐氏護短。

那玉姐心如刀割，又不敢在爹媽面前明言，只好背地裡啼哭。

徐氏放心不下，幾遍私自差人去請他來見。那些童僕與趙昂通是一路，只推尋訪不著。

按下徐氏母子，且說廷秀離了王家，心中又苦又惱，不顧高低，亂撞回來。只見文秀正在門首，問道：「哥哥如何又走轉來？」廷秀氣塞咽喉，哪裡答得出半個字兒。文秀道：「哥哥因甚氣得這般模樣？」廷秀停了一回，方將上項事，說與兄弟。文秀道：「世態炎涼，自來如此，不足為異。只是王員外平昔待我父子何等破格，今才到家，驀地生起事端。趙昂又在旁幫扶，必然都是他的緣故。如今且莫與母親說知，恐曉得了，愈加煩惱。」廷秀道：「賢弟之言甚是。」

次日，來到牢中，看覷父親。那時張權虧了種義，棒瘡已好，身體如舊。廷秀也將其事哭訴。張權聞得，嗟嘆王員外有始無終。種義便道：「恁般說起來，莫不你的事情，也是趙昂所為？」張權道：「我與他素無仇隙，恐沒這事！」廷秀道：「只有定親時，聞得他夫妻說我家是木匠，阻擋岳父不要贅我。岳父不聽，反受了一場搶白。或者這個緣故上起的。」種義道：「這樣說，自然是他了。如今且不要管是與不是，目下新按院將到鎮江，小官人可央人寫張狀子去告。只說趙昂將銀買囑捕人強盜，故此扳害。待他們自去分辨。若果然是他陷害，動起刑具，少不得內中有人招稱出來。若不是時，也沒甚大害。」張權父子連聲道是。廷秀作別出監。兄弟商議停當，央人寫下狀詞，要往鎮江去告狀。

常言道：「機不密，禍先行。」這樣事體，只宜悄然商議。那張權是個老實頭，不曾經歷事體的；種義又是粗直之人，說話全不照管，早被一個禁子聽見。這禁子與楊洪乃是姑舅弟兄，聞此消息，飛風便去報知。

楊洪聽得，吃了一嚇，連忙來尋趙昂商議。走到王員外門首，不敢直入。見個小廝進去，央他傳報說：「有府前姓楊的，要尋趙相公說話。」趙昂料是楊洪，即便出來相見，問道：「楊兄有甚話說？」楊洪扯到一個僻靜所在，道：「張廷秀已曉得你我害他，即日要往按院去告狀。倘若准了，到審問時，用起刑具，一時熬不得，招出真情，反坐轉來，卻不自害自身！幸喜表弟聞得來報，故此特來商議。」

趙昂聽了，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。良久乃道：「如此卻怎麼好？」楊洪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相公便多用幾兩銀子，我便拚折些工夫，連這兩個小廝一並送了，方才斬草除根。」趙昂道：「銀子是小事，只沒有個妙策。」楊洪道：「不打緊，他們是個窮鬼，料道雇船不起，少不得是趁船。我便裝起捕盜船來，教我兄弟同兩個副手，泊在閘門。再令表弟去打聽了起身日子，暗隨他出

城，招攬下船。我便先到鎮江伺候。孩子家那知路徑。載他逕到江中，攬入水裡，可不乾淨？」趙昂大喜。教楊洪少待，便去取出三兩銀子，送與楊洪道：「煩兄用心，務除其根！事成之日，再當重謝。」楊洪收了銀子，作別而去。

且說廷秀打聽得按院已到，央人寫了狀詞，要往鎮江去告。那時陳氏病體痊愈，已知王員外趕逐回來，也只索無奈。見說要去告狀，對廷秀道：「你從未出路，獨自個去，我如何放心。須是弟兄同行，路上還有些商量。」廷秀道：「若得兄弟去便好，只是母親在家，無人伏侍。」陳氏道：「來往不過數日，況且養娘在家陪伴，不消牽掛。」廷秀依著母親，收拾盤纏，來到監中，別過父親，背上行囊，逕出閘門來搭船。

剛走到渡僧橋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二位小官人往哪裡去？」廷秀道：「往鎮江去。」那人道：「到鎮江有便船在此，又快當，又安穩。」廷秀聽說有便船，便立住腳，與文秀說道：「若是便船，到強如在航船上挨擠。」文秀道：「任憑哥哥主張。」廷秀對船家說道：「你船在哪裡？可就開麼？」船家道：「我們是本府理刑廳提來差往公幹的，私已搭一二人，路上去買酒吃。若沒人也罷了，有甚擔擱。」廷秀道：「既如此，帶了我們去。」船家引他下了船，住在梢上。

少頃，只見一人背著行李而來，梢公接著上船。那人便問：「這兩個孩子是何人？」梢公道：「這兩個小官人，也要往鎮江的，容小人們帶他去，趁幾文錢，路上買酒吃。望乞方便。」那人道：「止這兩個，便容了你，多便使不得。」梢公道：「只此兩個，也是偶然遇著，豈敢多搭。」說罷，連忙開船。

你道這人是何等樣人？就是楊洪兄弟楊江。梢公便是副手。當下楊江問道：「二位小官人姓甚？住在何處？到鎮江去何幹？」廷秀說了姓名居處，又說父親被人陷害緣由，如今要往按院告狀。楊江道：「原來是好人兒女，可憐，可憐！你住在梢上不便，也到艙中來坐。」廷秀道：「如此多謝了！」弟兄搬到艙中住下。楊江一路殷勤，倒買酒肉相請，又許他到衙門上看顧。弟兄二人，感激不盡。那船乃是捕盜的快船，趁著順風，連夜而走。

次日傍晚就到了鎮江。船家與廷秀討了船錢，假意催促上岸。廷秀取了行李，便要起身。楊江道：「你這船家，忒煞不行方便！這兩位小官人，從不曾出路的。此時天色已晚，教他哪裡去尋宿處？」又向廷秀道：「莫要理他！今夜且在舟中住了，明早同上岸去，尋寓所安下，就到察院前去打聽按院幾時按臨，卻不又省了今夜房錢？」廷秀弟兄只認做好人，連聲稱謝，依原把包裹放下。楊江取出錢鈔，教梢公買辦些酒肉，吩咐移船到穩處安歇。梢公答應，將船直撐出西門關外，沿江闊處停泊。梢公安排魚肉，送入艙裡。楊江滿斟苦勸，將廷秀弟兄灌得大醉，人事不省，倒在艙中。

那時，楊洪已約定在此等候。梢公口中呼哨一聲，便跳下船。即忙解纜開船，悄悄的搖出江口，順溜而下。過了焦山，到一寬闊處，取出索子，將他弟兄捆綁起來，恰如兩隻餛飩相似。二子身上疼痛，從醉夢中驚醒，掙扎不動，卻待喊叫，被楊洪、楊江扛起，向江中撲通的攆將下去。眼見得二子性命休了：

可憐世上聰明子，化作江中浪宕魂。

你想長江中是何等樣水！那水從四川、湖廣、江西一路上流沖將下來，渾如滾湯一般緊急，到了鎮江，直溜入海，就是落下一塊砂石，少不得隨流而下。偏有廷秀弟兄，撇入水中，卻反逆流上去。楊洪、楊江望見，也道奇怪，撥轉船頭趕上，各提起篙子，照著頭上便射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篙子離身不上一尺，早被三四個大浪，把二子直湧開去，連船險些兒掀翻，那篙子便不能傷。

楊江料道必無活理，原移至沿口泊下。次早開船，歸到蘇州，回覆了趙昂。趙昂心中大喜，又找了三兩銀子。楊洪兀自嫌少，兩下面紅頸赤而別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河南府有一人喚做褚衛，年紀六旬外，平昔好善，夫妻二人，吃著一口長齋。並無兒女，專在江南販布營生。

一日，正裝著一大船布匹，出了鎮江，望河南進發。行不上三餘里，天色將晚，風逆浪大，只得隨幫停泊江中。睡到半夜，聽得船旁像有物踵響，他也不在其意。方欲合眼，又像有人推醒一般，那船旁踵得越響了，隱隱又有人聲。心中奇怪，爬起來，開了篷窗，打一看時，只見水面上浮著一人，口內微微有聲。褚衛慌忙叫起水手，撈救上船。打起火來看時，卻是五六歲一個小廝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渾身綁縛，微微止有一息。與他下了索子，燒起熱湯，灌了幾口，那孩子漸漸醒轉，嘔出許多清水。褚衛將乾衣與他換了，詢其緣故。

小廝哭訴道：「小人名喚張文秀，只因父親被人陷害在牢，同哥哥廷秀，來鎮江按院告狀，趁了個便船，說是蘇州理刑差人，一路假意殷勤照顧。昨夜到了鎮江，又留住他在船，將酒灌醉我弟兄，雙雙綁入水中。正不曉得他是何人，害我等性命！今幸得遇恩人救拔，但不知恩人高姓大名？這裡是何處？離鎮江多少路了？怎地送得小人歸家，決不忘恩！」

褚衛本是好善之人，見他說得苦楚，心下十分可憐。初時倒有送他回去之念，忽地想起：「鎮江到此乃是逆水，怎麼反淌了上來？莫非此子後來有些好處，暗中自有鬼神護佑麼？我今尚無子嗣，何不留他，回去做個螟蛉之子，卻不是好？」乃哄他道：「我是河南褚衛，販布回去。這裡離鎮江已遠，有一千餘里，怎能送你回去？況昨夜謀你的必是對頭差來心腹，故此下這樣毒手。今依舊回家，必然又尋別事來害你。我今又無兒子。若不棄嫌，認做父子，隨歸家去。明年帶你下來，訪出昨夜之人，然後去告理，救你父親，可不好麼？」文秀雖然認掛父母，到此無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就拜褚衛為父，改名褚嗣茂，帶上河南不題。

且說張廷秀被楊洪攬入水中，自分必死。不想半沉半浮，被大浪直湧到一個沙洲邊蘆葦之旁。到了天明，只見船隻甚多，俱在江中往來，叫喊不聞。至午後，有一隻船傍洲而來，廷秀連喊救命。那船攏到洲邊，撈上船去，割斷繩索，放將起來，且喜得毫無傷損。廷秀舉目看船中時，卻是兩個中年漢子，一個來個小廝，約莫俱有六七歲。你道是何等樣人？原來是浙江紹興府孫尚書府中戲子。那兩個中年人，一個是師父潘忠，一個是管箱的家人，領著行頭往南京去做戲，在此經過，恰好救了廷秀。取幾件乾衣與他換了，問其緣故。

廷秀把父親被害，要到按院伸冤，被船上謀害之事，哭訴一遍，又道：「多蒙救了性命。若得送我回家，定然厚報。」

那潘忠因班中裝生的啞了喉嚨，正要尋個頂替。見廷秀人物標緻，聲音響亮，卻又年紀相仿，心下暗喜道：「若教此人起來，倒好個生腳。」心下懷了這個私念，就是順路往蘇州去，諒道也還不肯放他轉身，莫說如今卻是逆路。當下潘忠道：「我們乃紹興孫尚書府中子弟，到南京去做生意，哪有工夫拗轉去，送你回家？如今到京已近，不如隨我們去住下，慢慢覓便人帶你歸家。你若不肯時，我們也不管閑帳，原送你到沙洲上，等候別個便船來帶回去罷。」廷秀聽得說出這話，連忙道：「既然不是順路，情願隨列位到京。」潘忠道：「這便使得。」廷秀自己雖然得了性命，卻又想著兄弟，必定死了，不住流淚。

那日乃是順風，晚間便到南京。次早入城，尋寓所安下。那孫府戲子，原是有名的。一到京中，便有人叫去扮演。廷秀也隨著行走。

過了數日，潘忠對廷秀道：「眾人在此做生意，各要趁錢回去養家的，誰個肯白白養你！總然有便帶你回家，那盤費從何而來？不如暫學些本事，吃些活飯，那時回去，卻也容易。」廷秀思想：「虧他們救了性命，空手坐食，心上已是過意不去。」又聽了潘忠這班說話，愈覺羞慚，暗道：「我只指望圖個出身的日子，顯祖揚宗，那知霹靂空降下這場沒影奇禍，弄得家破人亡，父南子北，流落至此！若學了這等下賤之事，這有甚麼長後？如不依他，定難存住。」卻又想道：「昔日箕子為奴，伍員求乞，他們都是大豪傑，在患難之際，也只得從權，我今日到此地位，也顧不得羞恥了。且暫度幾時，再做區處。」遂應承了潘忠，就學個生腳。他資性本來聰慧，教來曲子，那消幾遍，卻就會了。不勾數日，便能登場，扮來的戲，出人意表，賢愚共賞，無一日空閑。

在京半年有餘，積贖了些銀兩，想道：「如今盤纏已有，好回家了。」誰想潘忠先揣知其意，悄悄溜過了他的銀子，廷秀依舊一雙空手，不能歸去。潘忠還恐他私下去了，行坐不離。廷秀脫身不得，只得住下。這叫做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陳氏自從打發兒子去後，只愁年幼，上司衙門利害，恐怕言語中差錯。再想不到有人謀害。巴到日之外，風

吹草動，也認做兒子回來，急出門觀看。漸漸過了半月二日，一發專坐在門首盼望。那時還道按院未曾到任，在彼等候。後來聞得按院鎮江行事已完，又按臨別處。得了這個消息，急得如煎盤上螞蟻，沒奔一頭處。急到監中對丈夫說知，央人遍貼招帖，四處尋訪，並無蹤跡。正不知何處去了。夫妻痛哭懊悔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不教他去也罷！如今冤屈未伸，倒先送了兩個孩兒，後來倚靠誰人？」轉思轉痛，愈想愈悲。初時還痴心妄想有歸家日子。過了年餘，不見回來，料想已是死了。招魂設祭，日夜啼啼哭哭。一個養娘卻又患病死了，止留得孤身孤影，越發淒慘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又遇打頭風。

且說王員外自那日聽信了趙昂言語，將廷秀逐出，意欲就要把玉姐另配人家。一來恐廷秀有言，二來怕人誹議，未敢便行。次後聞得廷秀弟兄往鎮江按院告狀，只道他告賴親這節。老大著忙，口雖不言，暗自差人打聽。漸漸知得二子去後，不知死活存亡。有了這個消息，不勝歡喜，即央媒尋親。媒人得了這句口風，互相傳說開去。那些人家只貪王員外是個無子富翁，那管曾經招過養婿？數日間就有幾家來相求。

玉姐初時見逐出廷秀，已是無限煩惱，還指望父親原收留回來，總然不留回家，少不得嫁去成親。後來微聞得有不好的消息，也還半信半疑。今番見父親流水選擇人家改嫁，料想廷秀死是實了。也怕不得羞恥，放聲哭上樓去。

原來王員外的房屋，卻是一間樓子，下邊老夫妻睡處，樓上乃玉姐臥室。當下玉姐在樓上啼哭，送來茶飯也不肯吃。他想到：「我今雖未成親，卻也從幼夫妻。他總無祿夭亡，我豈可偷生改節！莫說生前被人唾罵，就是死後亦有何顏見彼！與其忍恥苟活，何不從容就死。一則與丈夫爭氣，二則見我這點真心。只有母親放他不下。事到如今，也說不得了。」想一回，哭一回，漸漸哭得前聲不接後氣。

那徐氏把他當做掌上之珠，見哭得恁般模樣，急得無法可治，口中連連的勸他：「莫要哭。且說為甚緣故？」自己卻又鼻涕眼淚流水淌出來。玉姐只得從實說出。徐氏勸道：「兒，不要睬那老沒志氣！凡事有我在做主。明日就差人去打聽三官下落。設或真有些山高水低，好歹將家業分一半與你守節。若老沒志氣執意要把你改嫁，我拚得與他性命相搏。」又對丫鬟道：「快去叫員外來，說個明白。」又吩咐：「倘有人在彼，莫說別話。」丫鬟急忙忙的來請。

誰想王員外，因有個媒人說一個新進學小秀才來求親，聞得才貌又美，且是名門舊族，分中意。款留媒人酒飯，正說得濃醞，飲得高興。丫鬟說聲院君相請，只當耳邊風，如何肯走起身。丫鬟站夠腿酸腳麻，只得進去回覆。徐氏百般苦勸，剛剛略止，又加個趙昂老婆闖上樓來，重新哭起。

你道卻是為何？那趙昂擺佈了張權，趕逐了廷秀，還要算計死了玉姐，獨吞家業。因無機會，未曾下手。今見王員外另擇人匹配，滿懷不樂，又沒個計策阻擋，在房與老婆商議。這時聽得玉姐不願，在樓上啼哭，卻不正中其意！故此瑞姐走來，故意說道：「妹子，你如何不知好歹？當初爹爹一時沒志氣，把你配個木匠之子，玷辱門風。如今去了，另配個門當戶對人家，乃是你萬分造化了，如何反恁地哭泣？難道做強盜的媳婦，木匠的老婆，倒勝似有名稱人家不成？」玉姐被這幾句話，羞得滿面通紅，顛倒大哭起來。徐氏心中已是不悅。

瑞姐還不達時務，扯做娘的到半邊，低低說道：「母親，莫不妹子與那小殺才，背地裡做些蹊蹺勾當，故此這般牽掛？」只這句話，惱得徐氏兩太陽火星直爆，把瑞姐劈面一啐。又恐怕氣壞了玉姐，不敢明說，止道：「你是同胞姐妹，不懷個好念。我方勸得他住，卻走來激得重復啼哭，還要放恁般冷屁！由他是強盜媳婦，木匠老婆罷了，著你甚急，胡言亂語！」瑞姐被娘這場搶白，羞慚無地，連忙下樓，一頭走一頭說道：「護短得好！只怕走盡天下，也沒見人家有這樣無恥閨女。早是不曾做親，便恁般疼老公。若是生男育女的，真個要同死合棺材哩。虧他倒掙得一副好老臉皮，全沒一毫羞恥。」夾七夾八一路嚷去，明明要氣玉姐上路。徐氏怕得淘氣，由他自說，只做不聽見。玉姐正哭得頭昏眼暗，全不覺得。

看看到晚，王員外吃得爛醉。小廝扶進來，自去睡了，竟不知女兒這些緣故。徐氏陪伴玉姐坐至更餘，漸漸神思困倦，睡眼朦朧，打熬不住，向玉姐道：「兒，不消煩惱，總在明早，還你個決斷。夜深了，去睡罷。」推至床上，除去簪釵，和衣衾在被裡，下了帳幔。又吩咐丫鬟們照管火燭。大凡人家使女，極是貪眠懶做，個裡邊，難得一個長俊。

徐氏房中共有七八個丫鬟，有三個貼身伏侍玉姐的，就在樓上睡臥。那晚守到這時候，一個個拗腰凸肚，巴不能睡臥。見徐氏勸玉姐睡了，各自去收拾傢伙，專等徐氏下樓，關上樓門，盡去睡了。徐氏下得樓來，看王員外醉臥正酣，也不去驚動他。將個燈火四面檢點一遍，解衣就寢不題。

且說玉姐睡在床上，轉思轉苦，又想到：「母親雖這般說，未必爹爹念頭若何。總是依了母親，到後終無結果。」又想起：「母親忽地將姐姐搶白，必定有甚惡話傷我，故此這般發怒。我乃清清白白的人，何苦被人笑恥！不如死了，倒得乾淨！」又哭了一個更次，聽丫鬟們都齣齣睡熟，樓下也無一些聲息。遂抽身起來，一頭哭，一頭撿起一條汗巾，走到中間，掇個杌子墊腳，把汗巾搭在樑上做個圈兒，將頭套入。兩腳登空，嗚呼哀哉！正是：

難將幽恨和人說，願向泉臺訴丈夫。

也是玉姐命不該絕。剛上得吊，不想一個丫鬟，因日間玉姐不要吃飯，瞞著那兩個丫鬟，私自收去，盡情飽啖。到晚上，夜飯亦是如此。睡到夜半，心胸漲滿，肚腹疼痛，起身出恭。床邊卻摸不著了淨桶。那恭又分緊急，叫苦連連。原來起初性急時要睡，忘記擔得，心下想著，精赤條條，跑去尋那淨桶。因睡得眼目昏迷，燈又半明半滅，又看見玉姐吊在樑間，心慌意急，撲的撞著，連杌子跌倒樓板上。

一聲響亮，樓下徐氏和丫鬟們，都從夢中驚覺。王員外是個醉漢，也嚇醒了，忙問：「樓上甚麼響？」那丫鬟這一交跌倒杌子，磕著了小腹，大小便齊流，撒做一地，滾做一身。擡頭仔細看時，嚇得叫聲：「不好了！玉姐吊死！」

王員外聞言，驚得一滴酒也無了，直跳起身，一面尋衣服，一面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徐氏一聲兒，一聲肉，哭道：「都是你這老天殺的害了他！還問怎的？」王員外沒心腸再問，忙忙的尋衣服，只在手邊混過，哪裡尋得出個頭腦。偶扯著徐氏一件襖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披在身上。又尋不見鞋子，赤著腳趕上樓去。徐氏止摸了一條裙子，卻沒有上身衣服。只得把一條單被，披在身上，倒拖著王員外的鞋兒，隨後一步一跌，也哭上來。那老兒著了急，走到樓梯中間，一腳踏錯，谷碌碌滾下去，又撞著徐氏，兩個直跌到底，絞做一團。也顧不得身上疼痛，爬起來望上又跑。

那門卻還閉著，兩個拳頭如發播般亂打。樓上樓下丫鬟一齊起身，也有尋著裙子不見布衫的，也有摸了布衫不見褲子的，也有兩隻腳穿在一個褲管裡的，也有反披了衣服摸不著袖子的。東扯西拽，你奪我爭，紛紛亂嚷。那撒糞的丫鬟也自揩抹身子，尋覓衣服，竟不開門。

王員外打得急了，三個丫鬟，都提著衣服來開。老夫妻推門進去，徐氏望見女兒這個模樣，心腸迸裂，放聲大哭。到底男子漢有些見識，王員外忍住了哭泣，趕向前將手在身上一摸，遍體火熱，喉間嘶琅琅痰響，叫道：「媽媽莫要哭，還可救得！」便雙手抱住，叫丫鬟拿起杌子上去解。一面又叫扇些滾湯來。徐氏聞說還可救得，真個收了眼淚，點個燈來照著。那丫鬟扶起杌子，捏著一手腌臢，向鼻邊一聞，臭氣難當，急叫道：「杌上怎有許多污穢？」恰好徐氏將燈來照，見一地尿糞。王員外踏在中間，還不知道。

徐氏只認是女兒撒的，將火望下一撇：「這東西也出了，還有甚救！」又哭起來。原來縊死的人若大小便走了，便救不得。

當下王員外道：「莫管他！且放下來看。」丫鬟帶著一手腌臢，站上去解，心慌手軟，如何解得開。王員外不耐煩，叫丫鬟尋柄刀來，將汗巾割斷，抱向床上，輕輕放開喉間死結，叫徐氏嘴對嘴打氣。連連打了數口氣，只見咽喉氣轉，手足展施。又灌了幾口滾湯，漸漸甦醒，還嗚嗚而哭。徐氏也哭道：「起先我怎樣說了，如何又生此短見？」玉姐哭道：「兒如此薄命，總生於世，

也是徒然！不如死休！」王員外問徐氏道：「適來說我害了他，你且說個明白。」徐氏將女兒不肯改節的事說出。王員外道：「你怎地恁般執迷！向日我一時見不到，賺了你終身。如今畜生無了下落，別配高門，乃我的好意，為何反做出這等事來，險些把我嚇死！」玉姐也不答應，一味哭泣。

徐氏嘆道：「老無知！你當初稱讚廷秀許多好處，方過繼為子，又招贅為婿，都是自己主張，沒有人攛掇。後來好端端在家，也不見有甚不長俊，又不知聽了那個橫死賊的說話，剛到家，便趕逐出去，致使無個下落。縱或真個死了，也隔一年半載，看女兒志向，然後酌量而行。何況目今未知生死，便瞞著我鬧轟轟尋媒說親，教他如何不氣！早是救醒了還好，倘然完了帳，卻怎地處？如今你快休了這念頭，差人四下尋訪。若還無恙，不消說起。設或真有不好消息，把家業分一半，與他守節。如若不聽我言語，逼迫女兒一差兩訛，與你干休不得！」王員外見女兒這般執性，只得含糊答應，下樓去了。

徐氏又對玉姐道：「我已說明了，不怕他不聽。莫要哭罷！且脫去腌臢衣服睡一覺，將息身子。」也不管玉姐肯不肯，亂把衣帶解開。玉姐被娘逼不過，只得脫衣睡臥。

亂到天明，看衣服上並無一毫污穢。那丫鬟隱瞞不過，方才實說。眾丫鬟笑得勾嘴歪。

自此之後，玉姐住在樓上，如修行一般，足跡不走走下。王員外雖不差人尋覓廷秀，將親事也只得攔過一邊。徐氏恐女兒又弄這個把戲，自己伴他睡臥，寸步不離。見丈夫不著急尋問，私自賞了家人銀子，差他體訪。又教去與陳氏討個消耗。正是：

但願應時還得見，須知勝似岳陽金。

且說趙昂的老婆被做娘的搶白下樓，一路惡言惡語，直嚷到自己房中，說向丈夫。又道：「如今總是抓破臉了，待我朝一句，暮一句，好歹送這丫頭上路。」到次早，聞得玉姐上吊之事，心中暗喜，假意走來安慰，背地裡只在王員外面前冷言酸語挑撥。又悄悄地將錢鈔買囑玉姐身邊丫鬟，吩咐如再上吊，由他自死，莫要聲張。又打聽得徐氏差人尋訪廷秀，也多將銀兩買定，只說無處尋覓。

趙昂見了丈人，馬前健假殷勤，隨風倒舵，撥臀捧屁，取他的歡心。王員外又為玉姐要守著廷秀，觸惱了性子，倒愛著趙昂夫婦小心熱鬧，每事言聽計從。趙昂諸色趁意，自不必說，只有一件事在心上打攪。

你道是甚的事？乃是楊洪的這樁事。那楊洪因與他幹了兩樁大事，不時來需索。趙昂初時打發了幾次。後來頗覺厭煩，只是難好推托。及至送與，卻又爭多嚷寡。落後回了兩三遍，楊洪心中懷恨，口出怨言。趙昂恐走漏了消息，被丈人得知，忍著氣依原饋送。楊洪見他害怕，一發來得勤了。趙昂無可奈何，想要出去躲避幾時。恰好王員外又點著白糧解戶，趁這個機會與丈人商議，要往京中選官，願代去解糧，一舉兩便。

王員外聞女婿要去選官，乃是美事，又替了這番勞祿，如何不肯。又與丈人要了千金，為幹缺之用。親朋餞行已畢，臨期又去安放了楊洪，方才上路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張廷秀在南京做戲，將近一年，不得歸家。

一日，有禮部一位官長喚去承應。那官長姓邵名承恩，進士出身，官為禮部主事，本貫浙江臺州府寧海縣人氏。夫人朱氏，生育數胎，只留得一個女兒，年方一□五歲，工容賢德俱全。那日卻是邵爺六□誕辰，同僚稱賀，開筵款待。廷秀當場扮演，卻如真的一般，滿座稱讚。

那邵爺深通相法，見廷秀相貌堂堂，後來必有好處；又恐看錯了，到半本時，喚廷秀近前仔細一觀，果是個未發積的公卿，只可惜落於下賤。問了姓名，暗自留意。到酒闌人散，吩咐眾戲子都去，只留正生在此承應夫人，明日差人送來。潘忠恐廷秀脫身去了，滿懷不欲。怎奈官府吩咐，可敢不依！連聲答應。引著一班徒弟自去。

廷秀隨著邵爺直到後堂。只見堂中燈燭輝煌，擺著筵席，夫人同小姐向前相迎。眾家人各自遠遠站立。廷秀也立半邊。堂中伏侍，俱是丫鬟之輩。先是小姐拜壽，然後夫人把盞稱慶。邵爺回敬過了，方才就坐，喚廷秀叩見夫人，在旁唱曲。廷秀唱了一套。

邵爺問道：「張廷秀，我看你相貌魁梧，決非下流之人。你且實說：是何處人氏？今年幾歲了？為甚習此下賤之事？細細說來，我自好處。」廷秀見問，向前細訴前後始末根由，又道：「小的年紀□八，如今扮戲，實出無奈，非是甘心為此。」邵爺聞言，嗟嘆良久，乃道：「原來你抱此大冤。今若流為戲子，那有出頭之日！既會讀書，必能詩詞，隨意作一首來，看是何如。」即令左右取過文房四寶，放在旁邊一支桌上。廷秀拈起筆來，不解思索，頃刻而成，呈上。邵爺舉目觀看，乃是一首壽詞，詞名《千秋歲》，詞云：

瓊臺琪草，玄鶴翔雲表，華筵上笙歌繞。玉京瑤島，客笑傲乾坤小。齊拍手唱道：長春人不老。北闕龍章耀，南極祥光照，海屋內籌添了。青鳥銜箋至，傳報群仙到，同嵩祝萬年稱壽考。

邵爺看了這詞，不勝之喜，連聲稱好，乃道：「夫人，此子才貌兼美，定有公卿之分。意欲螟蛉為子，夫人以為何如？」夫人道：「此乃美事，有何不可！」邵爺與廷秀道：「我今年已六□，尚無子嗣，你若肯時，便請個先生教你，也強如當場獻醜。」廷秀道：「若得老爺提拔，便是再生之恩。但小人出身微賤，恐為父子玷辱老爺。」邵爺道：「何出此言！」當下四雙八拜，認了父母。又與小姐拜為姐妹。就把椅子坐在旁邊，改名邵翼明。吩咐家人都稱大相公；如有違慢，定行重責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潘忠那晚眼也不合，清早便來伺候。等到早上，不見出來，只得央門上人稟知。邵爺喚進去說道：「張廷秀本是良家之子，被人謀害，虧你們救了，暫為戲子。如今我已收留了。你們另自合人罷。」教家人取五兩銀子賞他。潘忠聽見邵爺留了廷秀，開了口，半晌還合不來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叩頭作謝而去。

邵爺即日就請個先生，收拾書房讀書。廷秀雖然荒廢多時，恰喜得晝夜勤學，埋頭兩個多月，做來文字，渾如錦繡一般。邵爺好不快活。那年正值鄉試之期，即便援例入監。到秋間應試，中了第五名正魁。喜得邵爺眼花沒縫。

廷秀謝過主司，來稟邵爺，要到蘇州救父。邵爺道：「你且慢著！不如先去會試。若得連科，謀選彼處地方，查訪仇人正法，豈不痛快！倘或不中，也先差人訪出仇家，然後我同你去，與地方官說知，拿來問罪。如今若去，便是打草驚蛇，必被躲過，可不勞而無功，卻又錯了會試！」廷秀見說得有理，只得依允。

那時邵爺滿意欲將小姐配他。因先繼為子，恐人談論。自不好啟齒，倩媒略露其意。廷秀一則為父冤未泄，二則未知玉姐志向何如，不肯先作負心之人。與邵爺說明，止住此事，收拾上京會試。正是：

未行雪恥酬兇事，先作攀花折桂人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張文秀自到河南，已改名褚嗣茂。褚長者夫妻珍重如寶，延師讀書。文秀因日夜思念父母兄長，身子雖居河南，那肝腸還掛在蘇州，哪有心情看到書上。眼巴巴望著褚長者往下路去販布，跟他回家。誰知褚長者年紀老邁，家道已富，褚媽媽勸他棄了這行生意，只在家中營運。文秀聞得這個消息，一發憂鬱成病。褚長者請醫調治，再三解勸。

約莫住了一年光景，正值宗師考取童生。文秀帶病去赴試，便得入泮。常言道：「福至心靈。」文秀入泮之後，倒將歸家念頭撇過一邊，想道：「我如今進身有路了，且趕一名遺才入場，倘得僥倖聯科及第，那時教父報仇，豈不易如翻掌！」有了這般志氣，少不得天隨人願，果然有了科舉，三場已畢，名標榜上。赴過鹿鳴宴，回到家中，拜見父母。喜得褚長者老夫妻天花亂墜。那時親鄰慶賀，賓客填門，把文秀好不奉承。

多少富室豪門，情願送千金禮物聘他為婿。文秀一心在父親身上，哪裡肯要！忙忙的約了兩個同年，收拾行李，帶領僕從起身會試。褚長者老夫妻直送到□里外，方才分別。

在路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。覓個寓所安下。

也是天使其然，廷秀、文秀兄弟恰好作寓在一處。左右間壁，時常會面。此時居移氣，養移體，已非舊日枯槁之容了。然骨韻猶存，不免睹影思形。只是一個是浙江邵翼明貴介公子，一個是河南褚嗣茂富室之兒，做夢也不想到親弟兄頭上。

不一日，三場已畢，同寓舉人候榜，拉去行院中遊串，作東戲耍。

只有邵、褚二人，堅執不行。褚嗣茂遂於寓中，治帖邀請邵翼明閒講，以遣寂寞。兩下坐談，愈覺情熱。嗣茂遂問：「邵兄何以不往院中行走？莫非尊大人家訓嚴切？」翼明潸然下淚答道：「小弟有傷心之事，就是今日會試，亦非得已，況於閒串，那有心情！只是尊兄為何也不去行走？如此少年老成，實是難得。」嗣茂淒然長嘆道：「若說起小弟心事，比仁兄加倍不堪。還候仁兄高發，替小弟做個報仇泄恨之人。」翼明見話頭有些相近，便道：「你我雖則隔省同年，今日天涯相聚，便如骨肉一般。兄之仇，即吾仇也。何不明言，與小弟知之？」嗣茂沉吟未答。連連被逼，只得敘出真情。才說得幾句，不待詞畢，翼明便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文秀兄弟，則我就是你哥哥張廷秀！」兩下抱頭大哭，各敘冒姓來歷。且喜都中鄉科，京都相會。一則以悲，一則以喜。

分明久旱逢甘雨，賽過他鄉遇故知。

莫問洞房花燭夜，且看金榜掛名時。

春榜既發，邵翼明、褚嗣茂俱中在百名之內。到得殿試，弟兄俱在二甲。觀政已過，翼明選南直隸常州府推官，嗣茂考選了庶吉士，入在翰林。救父心急，遂告個給假，與翼明同回蘇州。一面寫書打發家人歸河南，迎褚長者夫妻至蘇州相會，然後入京，不題。

弟兄二人離了京師，由陸路而回。到了南京，廷秀先來拜見邵爺，老夫婦不勝歡喜。廷秀稟道：「兄弟文秀得河南褚長者救撈，改名褚嗣茂，亦中同榜進士，考選庶吉士，與兒同回，要見爹爹。」邵爺大驚道：「天下有此奇事！快請相見！」家人連忙請進。文秀到了廳上，扯把椅兒正中放下，請邵爺上坐，行拜見之禮。邵爺哪裡肯要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足下乃是尊客，老夫安敢僭安？」文秀道：「家兄蒙老伯收錄為子，某即猶子也，理合拜見。」兩下謙讓一回，邵爺只得受了半禮。

文秀又請老夫人出來拜見。邵爺備起慶喜筵席，直飲至更餘方止。次日，本衙門同僚知得，盡來拜訪。弟兄二人以次答拜。

是日午間小飲，邵爺問文秀道：「尊夫人還是向日聘在蘇州？還是在河南娶的？」文秀道：「小侄因遭家難，尚未曾聘得。」邵爺道：「原來賢侄還沒有姻事。老夫不揣，只有一女，年□六歲了。雖無容德，頗曉女紅。賢侄尚不棄嫌，情願奉侍箕帚。」文秀道：「多感老伯俯就，豈敢有違！但未得父母之命，不敢擅專。」廷秀道：「爹爹既有這段美情，俟至蘇州，稟過父母，然後行聘便了。」邵爺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

正話間，只聽得外邊喧嚷，教人問時，卻是報邵爺升任福建提學僉事。邵爺不覺喜溢於面，即吩咐家人犒勞報事的去了。廷秀弟兄起身把盞稱賀。邵爺道：「如今總是一路，再過幾日同行何如？」廷秀道：「待兒輩先行，在蘇州相候罷。」邵爺依允。

次日，即雇了船隻，作別邵爺，帶領僕從，離了南京。順流而下，只一日已抵鎮江。吩咐船家，路上不許泄漏是常州理刑，舟人那敢怠慢。

過了鎮江、丹陽，風水順溜，兩日已到蘇州，把船泊在胥門碼頭上。弟兄二人只做平人打扮，帶了些銀兩，也不教僕從跟隨，悄悄的來到司獄司前。望見自家門首，便覺淒然淚下。走入門來，見母親正坐在矮凳上，一頭績麻，一邊流淚。上前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回來了！」哭拜於地。陳氏打磨淚眼，觀看道：「我的親兒，你們一向在哪裡不回？險些想殺了我！」相抱大哭。二子各將被害得救之故，細說一遍，又低低說道：「孩兒如今俱得中進士，選常州府推官，兄弟考選庶吉士。只因記掛爹媽，未去赴任，先來觀看母親。但不知爹爹身子安否？」

陳氏聽見兒子都已做官，喜從天降，把一天愁緒撇開，便道：「你爹全虧了種義，一向倒也安樂。如今恤刑坐於常熟，解審去了。只在明後日回來。你既做了官，怎地救得出獄？」

廷秀道：「出獄是個易事。但沒處查那害我父子的仇人，出這口惡氣。」文秀道：「且救出了爹爹，再作區處。」廷秀又問道：「向來王員外可曾有人來詢問？媳婦還是守節在家，還是另嫁人了？」

陳氏道：「自你去後，從無個小使來走遭。我又日夜啼哭，也沒心腸去問得。倒是王三叔在門首經過說起，方曉得王員外要將媳婦改配，不從，上了吊救醒的。如今又隔年餘，不知可能依舊守節？我幾遍要去，一則養娘又死，無人同去；二則想他既已斷絕我家，去也甘受怠慢，故此卻又中止。你今只記他好處，休記他歹處。總使媳婦已改嫁，明日也該去報謝。」廷秀聽了這話，又增一番淒慘，齊答道：「母親之言有理！」廷秀向文秀道：「爹爹又不在此，且去尋一乘轎來，請母親到船上去罷。」文秀即去雇下。陳氏收拾了幾件衣服，其餘粗重傢伙，盡皆棄下。上了轎子，直至河口下船。

可憐母子數年隔別，死裡逃生；今日衣錦還鄉，方得相會。這才是：

兄弟同榜，錦上添花；

母子相逢，雪中送炭。

次早，二人穿起公服，各乘四人轎，來到府中。太爺還未升堂，先來拜理刑朱推官。那朱四府乃山東人氏，父親朱布政與邵爺卻是同年。相見之間，□分款洽。朱四府道：「二位老先生至此，緣何館驛中不通來報？」廷秀道：「學生乃小舟來的，不曾干涉驛遞，故爾不知。」朱四府道：「尊舟泊在那一門？」廷秀道：「舟已打發去了，在專諸巷王玉器家作寓。」朱四府又道：「還在何日上任？」廷秀道：「尚有冤事在蘇，還要求老先生昭雪，因此未曾定期。」朱四府道：「老先生有何冤事？」廷秀教朱爺屏退左右，將昔年父親被陷前後情節，細細說出。朱四府驚駭道：「原來二位老先生乃是同胞，卻又罹此奇冤！待太老先生常熟解審回時，即當差人送到寓所，查究仇家治罪。」弟兄一齊稱謝。

別了朱四府，又來拜謁太守，也將情事細說。俗語道：「官官相為。」現放著兄弟兩個進士，莫說果然冤枉，便是真正強盜，少不得也要周旋。當下太守說話，也與朱四府相同。廷秀弟兄作謝相別，回到船裡。對兄弟道：「我如今扮作貧人模樣，先到專諸巷打探，看王員外如何光景。你便慢慢隨後衣冠而來。」

商議停當，廷秀穿起一件破青衣，戴個帽子，一徑奔到王員外家來。

且說趙昂二年前解糧至京，選了山西平陽府洪同縣縣丞。這個縣丞，乃是數一數二的美缺，頂針捱住。趙昂用了若干銀子，方才謀得。在家候缺年餘，前官方滿，擇吉起身。這日在家作別親友，設戲筵款待。

恰好廷秀來打探，聽得裡邊鑼鼓聲喧，想道：「不知為甚恁般熱鬧？莫不是我妻子新招了女婿麼？」心下疑惑，又想道：「且闖進去看是何如？」望著裡邊直撞，劈面遇見王進。廷秀叫聲：「王進哪裡去？」王進認得是廷秀，吃了一驚，乃道：「呀，三官一向如何不見？」廷秀道：「在遠處頑耍，昨日方回。我且問你，今日為何如此熱鬧？可是玉姐新招了女婿麼？」王進在急遽間，不覺真心露吐，乃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玉姐為了你，險些送了性命，怎說這話！」廷秀先已得了安家帖，便道：「你有事自去。」王進去後，又望裡面而來。到了廳前，只見賓客滿座，童僕紛紜。分開眾人，上前先看一看，那趙昂在席上揚揚得意，戲子扮演的卻是王□朋《荊釵記》。心中想道：「當日丈人趕逐我時，趙昂在旁冷言挑撥，他今日正在興頭上，我且羞他一羞。」便捱入廳中，舉著手團團一轉道：「列位高親請了！」廷秀昔年去時，還未曾冠，今且身材長大，又戴著帽子，眾親眷便不認得是誰。

廷秀覆身向王員外道：「爹爹拜揖！」終須是旦夕相見的眼熟，王員外舉目觀看，便認得是廷秀，也吃一驚，想道：「聞得他已死了，如何還在？」又見滿身襤褸，不成模樣，便道：「你向來在何處？今日到此怎麼？」廷秀道：「孩兒向在四方做戲，今日知趙姨丈榮任，特來扮一曲奉賀。」王員外因女兒作梗，不肯改節，初時見了，倒有個相留之念，故此好言問他。今聽說在外做戲，惱得登時紫了面皮，氣倒在椅上，喝道：「畜生！誰是你的父親？還不快走！」廷秀道：「既不要我為父子稱呼，叫聲岳丈如何？」王員外又怒道：「誰是你的岳丈？」廷秀道：「父親雖則假的，岳丈卻是真的，如何也叫不得？」

趙昂一見了廷秀，已是嚇勾，面如土色，暗道：「這小殺才，已撇在江裡死了，怎生的全然無恙？莫非楊洪得了他銀子放走了，卻來哄我？」又聽得稱他是姨丈，也喝道：「張廷秀，那個是你的姨丈來，到此胡言亂語？若不走，教人打你這花子的孤拐！」廷秀道：「趙昂，富貴不壓於鄉里。你便做得這個螞蟻官兒，就是這等輕薄。我好意要做曲戲兒賀你，反恁般無禮！」趙昂見叫了他名字，一發大怒，連叫家人快鎖這花子起來。

那時王三叔也在座間，說道：「你們不要亂嚷。是親不是親，另日再說。既是他會做戲，好情來賀你，只當做戲子一般，演幾曲戲頑頑，有何不可，卻這般著惱！」推著廷秀背道：「你自去扮起來，不要聽他們。」眾親戚齊拍手道：「還是三叔說得有理！」將廷秀推入戲房中，把紗帽員領穿起，就頂王□朋《祭江》這一折。

廷秀想起玉姐曾被逼嫁上吊，恰與玉蓮相仿，把胸中真境敷演在這折戲上，渾如王□朋當日親臨。眾親戚眼淚都看出來，連聲喝采不迭。只有王員外、趙昂又羞又氣。

正做之間，忽見外面來報，本府太爺來拜常州府理刑邵爺、翰林褚爺，慌得眾賓客並戲子，都存坐不住，戲也歇了。

王員外、趙昂忽奔出外邊，對齋帖的道：「並沒甚邵爺、褚爺在我家作寓。」齋帖的道：「邵爺今早親口說寓在你家，如何沒有？」將帖子放下道：「你們自去回覆。」竟自去了。王員外和趙昂慌得手足無措，便道：「怎得個會說話的回覆？」廷秀走過來道：「爹爹，待我與你回罷。」

王員外這時，巴不得有個人兒回話，便是好了，見廷秀肯去，倒將先前這股怒氣撇開，乃道：「你若回得，甚好。」看他還戴著紗帽，穿著員領，又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去換了衣服。」廷秀道：「就是恁樣罷了，誰耐煩去換！」趙昂道：「官府事情，不是取笑的。」廷秀笑道：「不打緊，凡事有我在，料道不累你。」王員外道：「你莫不瘋了？」廷秀又笑道：「就是瘋了，也讓我自去，不干你們事。」

只聽得鋪兵鑼響，太守已到。王員外、趙昂著急，撇下廷秀，都進去了。廷秀走出門前，恰好太守下轎。兩下一路打恭，直至茶廳上坐下攀談。吃過兩杯茶，談論多時，作別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誰識毗陵邵理刑，就是場中王□朋？

太守自來賓客散，仇人暗裡自心驚。

卻說玉姐日夕母子為伴，足跡不下樓來。那趙昂妻子因老公選了官，在他面前賣弄，他也全然不理。這一日外邊開筵做戲，瑞姐來請看戲，玉姐不肯。連徐氏因女兒不願，也不走出來瞧。

少頃，瑞姐見廷秀在廳前這番鬧炒，心下也是駭異。又看見當場扮戲，故意跑進來報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你日逐思想妹夫，如今已是回了，見在外邊扮戲。」玉姐只道是生這話來笑他，臉上飛紅，也不答應。徐氏也認是假話，不去睬他。瑞姐見他們冷淡，又笑道：「再去看妹夫做戲。」即便下樓。不一時，丫鬟們都進來報。

徐氏還不肯信，親至遮堂後一望：「果是此人。」心下又驚又喜，暗嘆道：「如何流落到這個地位？」瑞姐道：「母親，可是我說謊麼？」徐氏不去應他，竟歸樓上說與女兒。玉姐一言不發，腮邊珠淚亂落。徐氏勸道：「兒不必苦了，還你個夫妻快活過日。」勸了一回，恐王員外又把廷秀逐去，放心不下。復走出觀看，只見趙昂和瑞姐望裡邊亂跑，隨後王員外也跑進來。

你道為何？原來王員外、趙昂，太守到時，與眾賓客躲入裡邊，忽見家人報道：「三官陪著太守，坐了說話。」眾人通不肯信，齊至遮堂後張看，果然兩下一遞一答說話。王員外暗道：「原來這冤家已做官了，卻喬妝來哄我？懊悔昔時錯聽了讒言，將他逐出。幸喜得女兒有志氣，不肯改嫁，還好解釋。不然，卻怎生處？只是適來又傷了他幾句言語，無顏相見，且叫媽媽來做引頭。」故此亂跑。自古道：「賊人心虛。」那趙昂因有舊事在心上，比王員外更是不同，嚇得魂魄俱無。報知妻子，跑回房屋，忙忙收拾打帳，明日起身，躲避這個冤家，連酒席也不想終了。正是：

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！

且說王員外跑來撞見徐氏，便喊道：「媽媽，小女婿回了。」徐氏道：「回了便罷，何消恁般大驚小怪！」王員外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適來如此如此。我因無顏見他，特請你去做個解冤釋結。」徐氏得了這幾句話，喜從天降，乃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教丫鬟上樓報知玉姐，與王員外同出廳前。

廷秀正送了太守進來，眾親眷多來相迎。徐氏道：「三官，想殺我也！你往何處去了？再無處尋訪。」廷秀方上前請老夫婦坐下，納頭便拜。王員外以手扶住道：「賢婿，老夫得罪多矣，豈敢又要勞拜！」廷秀道：「某實不才，不能副岳丈之望，何云有罪！」拜罷起來，與眾親眷一一相見已畢。

廷秀道：「趙姨丈如何不見？快請來相會。」童僕連忙進去。趙昂本不欲見他，又恐不出去，反使他疑心，勉強出來相見，說道：「適來言語衝撞，望勿記懷！」廷秀道：「是不達，自取其辱，怎敢怪姨丈？」趙昂羞慚無地。

王員外見廷秀冷言冷語，乃道：「賢婿，當初一時誤聽讒言，錯怪你了，如今莫計較罷。」徐氏道：「你這幾年卻在哪裡？怎地就得了官？」廷秀乃將被人謀害，直至做官前後事細說，卻又不說出兄弟做官的緣由。眾親眷聽了，無不嗟嘆，乃道：「只是甚冤家下此毒手，可曉得麼？」廷秀道：「若是曉得，卻便好了。」那時廷秀便說，旁邊趙昂臉上一回紅，一回白，好不著急。直聽到不曉得這句，方才放下心腸。王三叔道：「不要閒講了，且請坐著。待我借花獻佛，奉敬一杯賀喜。」眾親眷多要遜廷秀坐第一位。廷秀不肯，再三謙遜不過，只得依了他，竟穿著行頭中冠帶，向外而坐。戲子重新登場定戲。這時眾親眷把他好不奉承。徐氏自歸樓上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張權解審恤刑，卻原是楊洪這班人押解。原來捕人拿了強盜，每至審錄，俱要原捕押解，其中恐有冤枉，便要對審，故此脫他不得。那楊洪臨起解時，先來與趙昂要銀若干盤纏，與兄弟楊江一齊同去。及至轉來，將張權送入獄中，弟兄二人假意來回覆趙昂，又要索詐他的東西。

到了專諸巷內，一路聽得人說太守方到王家拜望。楊洪弟兄疑惑道：「趙昂是個監生官，如何太爺去拜他？且又不是屬下。」到了王家門首，只聽得裡邊便鬧熱做戲，門首靜悄悄不見一人，卻又不敢進去，坐在門前石頭上，等候人出來傳信。剛剛坐得，忽見一乘四人轎擡到門口歇下，走出一位少年官員。他二人連忙立起。

那官員是誰？便是庶吉士張文秀。他跨入門來，擡頭看見二人，倒吃一驚，認得一個是楊洪，一個是謀他性命的公差，想道：「原來是他一路，不知為何坐在此間？」且不說破，竟望裡邊而去。楊洪已不認得，對兄弟道：「趙昂多大官兒，卻有大官府來拜！」你道楊洪如何便不認得了？文秀當初謀他命時，還是一個小廝，如今頂冠束帶，換了一番氣象，如何便認得出。文秀乃切骨之仇，日夜在心，故此一經眼，即便認得。

且說文秀走入裡邊，早有人看見，飛報進去道：「又有一位官府來拜了。」說猶未了，文秀已至廳前。眾親眷並戲子們看見，各自四散奔開，只單撇下廷秀一人。

王員外原在遮堂後張看。這官員卻又比先前太守不同，廷秀也不與他作揖，站起身說道：「你來了。」那官府道：「如何見我來都走散了？」廷秀忍不住笑。文秀道：「莫要笑！有要緊話在此。」附耳低聲道：「便是謀你我的公差與楊洪，都坐在外面。」廷秀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！如何坐在這裡？其中可疑。快些拿住，莫被他走了。」一面討過冠帶，換下身上行頭。文秀即差眾家人出去擒拿。廷秀一面換起冠帶，脫下行頭。

且說眾人趕出去，揪翻楊洪兄弟，拖入裡邊來。楊洪只道是趙昂的緣故，口中罵道：「忘恩負義的賊！我與你幹了許多大事，今日反打我麼？」

正在亂時，報道：「理刑朱爺到了。」眾家人將楊洪推在半邊。廷秀弟兄出來相迎，接在茶廳上坐下。廷秀耐不住，乃道：

「老先生，天下有這般快事！謀害愚弟兄的強盜，今日自來送死，已被拿住。」朱四府道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廷秀教眾人推到面前跪下。廷秀道：「你二人可認得我了？」楊洪道：「小人卻認不得二位老爺。」文秀道：「難道昔年趁船到鎮江告狀，綁入水中的人就不認得了？」二人聞言，已知是張廷秀弟兄。嚇得縮作一堆。朱四府道：「且問你有甚冤仇，謀害他一家？」二人道：「沒甚冤仇。」朱四府道：「既無仇隙，如何生此歹心？」

二人料然性命難存，想起趙昂平日送的銀子，又不爽利，怎生放得他過！便道：「不干小人之事，都是趙昂與他有仇，要謀害二位老爺父子，央小人行的。」廷秀弟兄聞言失驚道：「原來正是這賊！我與他有何冤仇，害我父子？」朱四府道：「趙昂是何人？住在哪裡？」廷秀道：「是個粟監，就居於此間。」

朱四府喝聲：「快拿！」手下人一聲答應，蜂擁進去，把趙昂拿出。

那時驚得一家兒啼女喊，不知為甚。眾親都從後門走了，戲子見這等沸亂，也各自散去訖。那趙昂見了楊洪二人，已知事露，並無半言。

朱四府即起身回到府中，先差人至獄內將張權釋放，討乘轎子送到王家。然後細鞫趙昂。初時抵賴，用起刑具，方才一一吐實。楊洪又招出兩個搖船幫手，頃刻也拿到來。趙昂、楊洪、楊江各打六□，依律問斬，兩個幫手各打四□，擬成絞罪，俱發司獄司監禁。朱四府將廷秀父子被陷始末根由，備文申報撫按，會同題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廷秀弟兄送朱四府去後，回至裡邊，易下公服。那時王員外已知先來那官便是張文秀。老夫婦齊出來相見，問朱四府因甚拿了趙昂？廷秀訴出其情。王員外咬牙切齒，恨道：「原來都是這賊的奸計！」正說間，丫鬟來報，瑞姐吊死了。原來瑞姐知道事露，丈夫拿去，必無活理，自覺無顏見人，故此走了這條徑路。王員外與徐氏因恨他夫妻生心害人，全無苦楚。一面買棺盛殮，自不必說。

王員外吩咐重整筵席款待，一面差人到船迎取陳氏。一時間家人報道：「朱爺差人送太老爺來了。」廷秀弟兄、王員外一齊出去相迎。恰好陳氏轎子也至。夫妻母子一見，相抱而哭。正是：

苦中得樂渾如夢，死裡逃生喜欲狂。

一家骨肉重相聚，千載令人笑趙昂。

張權道：「我只道今生永無見期了，不料今日復能父子相逢！」一路哭入堂中。先向王員外、徐氏稱謝。王員外再三請罪。然後二子叩拜，將趙昂前後設謀陷害前後情由，一一細訴。說到傷心之處，父子大哭。不想哭興了，竟忘記打發了朱爺差人。那差人央家人們來稟知，廷秀方寫謝帖，賞差人三錢銀子而去。當下徐氏與陳氏自歸後房，玉姐下樓拜見。娘娘又是一番淒楚。少頃，筵宴已完，內外兩席，直飲到半夜方止。

次日，廷秀弟兄到府中謝過朱四府。打發了船隻。一家都住於王員外家中。等邵爺到後，完姻赴任。廷秀又將邵爺願招文秀為婿的事，稟知父母。備下聘禮，一到便行。

半月之後，邵爺方至，河南褚長者夫妻也到，常州府迎接的吏書也都到了。那時王員外門庭好不熱鬧。廷秀主意，原作成王三叔為媒，先行禮聘了邵小姐，然後選了吉期，弟兄一齊成親。到了是日，王員外要誇炫親戚，大開筵宴，廣請親朋，笙簫括地，鼓樂喧天。花燭之下，烏紗絳袍，鳳冠霞帔，好不氣象。恰好兩對新人，配著四雙父母。有詩為證：

四姓親家皆富貴，兩雙夫婦倍歡娛。

枕邊忽敘傷心話，血淚猶然灑繡幃。

那府縣官聞知，都來稱賀。三朝之後，各自分別起身。張權夫妻隨廷秀常州上任，褚長者與文秀自往京中，邵爺自往福建。王員外因家業廣大，脫身不得，夫妻在家受用。

不則一日，聖旨頒下，依擬將趙昂、楊洪、楊江處斬。按院就委廷秀監斬。

行刑之日，看的人如山如海，都道趙昂自作之孽，親戚中無有憐之者。連丈人王員外也不到法場來看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勸君莫把欺心使，湛湛青天不可欺。

廷秀念種義之恩，托朱爺與他開招釋罪。又因父親被人陷害，每事務必細詢，鞠出實情，方才定罪，為此聲名甚著。行取至京，升為給事。

文秀以散館點了山西巡按。那張權念祖塋俱在江西，原歸故里，恢復舊業，建第居住。

後來邵爺與褚長者身故，廷秀兄弟各自給假為之治喪營葬。待三年之後，方上表，復了本姓。廷秀生得三子，將次子繼了王員外之後，三子繼邵爺之後，以表不負昔年父子之恩。文秀亦生二子，也將次子紹了褚長者香火。張權夫婦壽至九旬之外，無疾而終。王員外夫妻亦享遐齡。廷秀弟兄俱官至八座之位，至今子孫科甲不斷。詩云：

繇來白屋出公卿，到底窮通未可憑。

凡事但存天理在，安心自有福來迎。